

## 区域动态（拉美和加勒比）

2023年9月第二期

### 2023年阿根廷现象级大选前瞻

当地时间8月13日23时40分，阿根廷国家选举委员会公布当天进行的该国2023年全国大选初选初步计票结果，在对近75%的选票进行统计后，五个党派和政党联盟推举的总统候选人获得法定得票率，将参加今年10月22日举行的总统正式选举。“自由前进党”（La Libertad Avanza）的极右翼总统候选人、现任国会众议员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以30.4%的得票率领先。执政党联盟“祖国联盟”（Unión por la Patria）总统候选人、现任经济部长塞尔吉奥·马萨（Sergio Massa）和在野党联盟“共同变革”（Juntos por el Cambio）的总统候选人、前国家安全部长帕特里夏·布里奇（Patricia Bullrich），分别以21%和17%的得票率分列第二和第三位。排名第四位的“为了我们国家”（Hacemos por Nuestro País）候选人胡安·斯齐亚莱蒂（Juan Schiaretti）的得票率为4.6%。“左翼阵线”（Frente de Izquierda）候选人玛丽安·布莱格曼（Myriam Bregman）的得票率为1.8%，排名第五。

米莱的意外领先被认为是初选的“黑天鹅”事件，一改阿根廷二十余年来左右翼轮流坐庄的局面，呈现出三分天下的态势，也为十月份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制造了重重悬念。本期社论编译将对初选结果与影响进行回顾，分析出现“米莱现象”的原因，并对终选出现变局的可能性进行分析。

#### 一、初选过后：第一轮结果与影响

##### （一）意外开局

8月13日，阿根廷2023年大选初选拉开帷幕。根据阿根廷政府官网关于选举的相关信息介绍（Lo que hay que saber sobre las elecciones），当天举行的“初

步、公开、同时和强制选举”（Elecciones Primarias, Abiertas, Simultáneas y Obligatorias, 简称 PASO）是全国性初选，由公民投票决定参与大选的候选人名单。初选中达到选区有效选票 1.5%的政治力量（政党、团体或个人）有资格参加 10 月 22 日的正式大选，并将从中选出下一任总统、副总统、南方共同市场议会中的阿根廷代表以及参众两院的部分组成人员。大选后，如果得票最多的候选人获得了 45% 以上的有效选票，或者获得了 40% 以上的选票，但与第二名的得票差距超过 10%，则该候选人将被任命为总统。如果没有任何候选人达到了以上要求，则必须进行第二轮选举。第二次选举将于 11 月 19 日举行，相对得票率高者将胜选。

根据《第十二页报》（Página 12）2023 年 9 月 1 日文章《初选最终统计结果：米莱得票率低于 30%，马萨和布里奇紧随其后》（Resultados escrutinio definitivo: Milei bajó del 30 %, Massa y Bullrich se acercan），阿根廷国家选举委员会（La Cámara Nacional Electoral）公布了初选的最终计票结果，极右翼自由前进党候选人、自由经济学家哈维尔·米莱最终获得了 29.8% 的选票，右翼反对党联盟“共同变革”获得了 28% 的选票，中左翼执政联盟“祖国联盟”获得了 27.2% 的选票，居第三位。据报道，最终计票结果与临时计票结果存在一些差异：主要变化体现在极端自由主义者哈维尔·米莱的得票率从临时统计的 30.04% 回落到 29.86%，但仍然保持了初选第一名。因此，本次大选三大阵营之间的得票差距不到 3%。虽然优势不大，但米莱在初选的脱颖而出仍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被认为是初选的“黑天鹅”事件。

阿根廷历史学家与记者卡洛斯·帕格尼（Carlos Pagni）在《国家报》（El País）2023 年 8 月 14 日的文章《阿根廷人与民主，或阿波罗与达芙妮》（Los argentinos y la democracia, o Apolo y Dafne）中指出，阿根廷本次初选的结果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即基什内尔主义（Kirchnerismo）和马克里主义（Macrismo）这两个覆盖了所有可能的民主代表性空间的新现象经过二十二年的发展，正显示出令人担忧的衰竭迹象。阿根廷目前的政治状况可以溯源到 2001 年政治危机，2001 年 12 月，阿根廷人打着“让他们都走”（que se vayan todos）的口号发起了一场涉及所有社会阶层的社会运动，导致时任政府陷入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这种全面崩溃使得两种主义应运而生，即内生于庇隆主义（Peronismo）的基什内尔主义和此

后组建共和国方案党（PRO）的马克里主义，它在非庇隆主义阵营中推动革新，与旧激进主义结盟，组成了“共同变革”联盟。

此外，本次初选还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其一是投票缺席率，在有资格投票的3500万公民中，有1100万人没有投票。有一些人是因为对公共事务缺乏兴趣，还有一些人则是因为对于现有体制不满而拒绝参加投票。考虑到阿根廷的选举是强制性的，这种参与选举的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个现象即“愤慨者”的出现：哈维尔·米莱的胜利。他是一位无政府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具有极右的政治意识形态，将自己定义为对“政治种姓”的复仇者，即对政客的复仇。自新冠疫情流行以来，米莱开始逐渐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他像一个摇滚明星一样在城市和乡镇出现，不举行政党集会，而是举办个人演讲。在一个习惯于使用美元来保护自己免受通货膨胀对货币造成的破坏的国家，他提出了美元化。由于缺乏权力机器，他匆忙建立了一个由国会和地方政府候选人组成的政党，其中许多人他甚至都不认识。计票结果显示，米莱获得了700万张选票。

## （二）初选结果影响分析

初选结果对阿根廷各方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根据帕格尼的文章，弃票趋势和极右翼势力的出现，对迄今为止反对基什内尔主义政府的主要力量——“共同变革”联盟构成了挑战。阿根廷正在经历长期经济危机，十多年的经济停滞不前也影响到了这个联盟，该联盟在2015年至2019年期间由毛里西奥·马克里（Mauricio Macri）领导执政，始终未能解决积重难返的经济发展问题。在本次初选中，“共同变革”联盟候选人以670万张选票、28.7%的选举票数、19%的选民投票率位居第二。该联盟中有两名总统候选人：帕特里夏·布里奇和奥拉西奥·罗德里格斯·拉雷塔（Horacio Rodríguez Larreta）。他们都是职业政治家。布里奇没有强硬的选举背景，但拉雷塔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市长，拥有经济资源和地区内的广泛政治资源。然而，最终结果是布里奇以6个百分点的优势获胜。在这种情况下，非建制派的力量再次战胜了建制派的力量。此外，布里奇的言论有时与米莱的言论类似：她宣称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确保公共秩序并采

取适应国家发展的市场政策。米莱和布里奇的领先代表着阿根廷向右的急转弯和民众对强硬改革风的推崇，这也标志着拉雷塔倡导的对话协商战略在反对党联盟中的失败。

初选过后，一场艰苦的竞选活动在 10 月份的大选前拉开帷幕，这也是现任庇隆主义政府的最后冲刺阶段。现任政府未能控制住通胀，通胀率在四年内翻了一番多，达到 115.6%。政府的糟糕表现进一步削弱了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ández）政府，也使塞尔吉奥·马萨身兼经济部长和总统候选人双重身份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现阶段马萨的处境非常不利，在政治风暴中，为了维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协议以获得 70 亿美元的拨款，马萨必须做出调整。在初选初步统计结果出炉 12 小时后，马萨宣布比索将进一步贬值。许多专家认为，这一决定将导致物价持续上涨，并可能使本月的通货膨胀率达到 14%。初选之后，阿根廷经历了紧张的几周。美元对比索的价格在非正规市场上飙升，也导致许多国内的超市里开始出现商品被哄抢的现象。最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支付 75 亿美元，但警告说，阿根廷未能实现积累储备和削减赤字的目标，这一新的款项仅是为了“保障稳定和巩固中期可持续性”。

帕格尼指出，如果米莱和布里奇担任领导职务，那么阿根廷人就会认为，他们用选票扭转了过去 20 年中盛行的政府执政理念。对于基什内尔主义来说，问题的根源在于市场并没有听从于政治。米莱和布里奇代表市场，他们试图约束政治。虽然阿根廷人喜欢感觉自己与众不同，但在今年选举活动的前半程，阿根廷人表现出了一个日益普遍的趋势，即由政治失望导致的弃票行为增加和选举激进化。这些结果最终进一步分裂了政治局面。这种分裂在立法机构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因为在立法机构中政治势力越来越碎片化，想要获得多数席位越来越困难。对体制表现不佳的愤怒导致了分裂，而分裂又加剧了制度在改善其表现方面的无能。

## 二、“米莱现象”为何出现？

在阿根廷初选中，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米莱成为得票最多的人。他的煽动性言论呼吁废除“政治种姓”，吸引了七百万对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和无动于衷的政客群体感到厌倦的阿根廷人。

## （一）米莱与其主张介绍

《国家报》2023 年 8 月 16 日文章《悬崖边的阿根廷》（Argentina, en el precipicio）指出，就在几个月前，米莱还是一个留着卷发、思想离经叛道的候选人，他为器官买卖辩护，反对堕胎，参加了西班牙的极右翼呼声党（Vox）的集会，呼声党领导人在他获胜后赶来向他表示祝贺，此外米莱还收到了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贺电。起初阿根廷的政治家们都没有预测到他能获得如此高票，但他在最贫困街区的年轻人和上层阶级中的声望却越来越高，这是一种贯穿各领域的政治现象，没有人及时注意到这一点。

根据《世界报》（DW）2023 年 8 月 14 日文章《全国初选：阿根廷处于政治十字路口》（Elecciones PASO: Argentina en la encrucijada política）报道，虽然只有 69% 的选民参加了投票，但米莱的大胜标志着选举形势的转折点。这位候选人引起争议的原因不仅在于他风格独特、略带挑衅意味的外表与言行举止，还在于他反建制的立场。根据选举结果，这位 52 岁的经济学家将国家危机归咎于“政治种姓”，这一立场引起了选民的共鸣。米莱倡导深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他的参选口号包括实行彻底的美元化并废除中央银行，以及推行公司、公共教育和医疗保健私有化。

## （二）“米莱现象”出现原因与社会评价

记者劳拉·迪马尔科（Laura Di Marco）2023 年 8 月 30 日在《民族报》发表文章《哈维尔·米莱：为何成功，是天才还是疯子？》（Javier Milei: por qué arrasa, ¿genio o loco?）。她指出，是那些被排斥在体制之外的年轻人和穷人决定了初选的结果，也可认为是对那些他们认为的加害者进行了报复。迪马尔科认为，阿根廷是“局外人”领导者的温床。事实上，米莱在外国媒体中产生的吸引力不亚于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和她的追随者组建的“坎波拉组织”（La Campora）曾经产生的吸引力。

该文还提到，阿根廷政治顾问费德里科·冈萨雷斯（Federico González）认为“米莱狂热”是一种宗教性多于政治性的体验，它是 21 世纪的典型产物。对于那些试图用 20 世纪的眼光来捕捉它的人来说，这是一种难以把握的现象。首先，因为它是感性的，而非理性的。米莱说什么并不重要，他的粉丝并不听他的

内容，而是感受他。厄瓜多尔政治咨询顾问海梅·杜兰·巴尔瓦（Jaime Durán Barba）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即阿根廷民众投票给米莱并不是因为他是自由派，也不是因为他是右翼，而是因为他在为民众呐喊。

《国家报》2023年8月14日发表文章《阿根廷人与民主，或阿波罗与达芙妮》（Los argentinos y la democracia, o Apolo y Dafne）指出，米莱的成功有几个特殊之处。其一是其支持率之高，有民调机构曾预测他可能会在初选中表现超常，但获得29%的选票仍然是超乎意料的结果。他的领导力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横向魅力，他的选票不仅来自较为富裕的群体，也来自无家可归者居住的贫民窟。他在年轻人中的号召力也是有目共睹的，根据政治学家罗德里戈·扎拉萨加（Rodrigo Zarazaga）的调查，在极端贫困的地区，25岁以下的人对米莱的支持率从7%上升到了21%。米莱的魅力在于他能够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挑战整个体制。但他作为政府领导人的政策一贯性仍受质疑。米莱想要摧毁什么是显而易见的，但要知道他打算建设什么则比较困难。

阿根廷人对建制的普遍失望也是米莱能作为“局外人”脱颖而出的原因。《国家报》2023年8月14日文章《极右翼哈维尔·米莱利用抗议投票赢得阿根廷初选》（El ultra Javier Milei capitaliza el voto protesta y gana las elecciones primarias en Argentina）中指出，四年前将选票投给费尔南德斯的阿根廷人的失望情绪解释了庇隆主义自2011年盛行以来遭遇到的本次惨重失败。如果最终大选结果重演，这将是自1983年阿根廷恢复民主以来最糟糕的总统选举。在四年前，费尔南德斯的选民对摆脱经济危机充满信心，因为2019年他上任时阿根廷在马克里政府领导下通货膨胀率高达50%，甚至无法偿还一年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放的440亿美元信贷的到期债务。但事与愿违，在他就任期间阿根廷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

《国家报》2023年8月16日文章《悬崖边的阿根廷》（Argentina, en el precipicio）指出，没有人比米莱更知道如何赢得愤怒的阿根廷人的选票，这些人对多年的高通胀、腐败丑闻、日益严重的贫困和不平等现象深恶痛绝。米莱的许多支持者并不同意他的气候变化否认论以及货币美元化的政策，但他们支持米莱对传统政客或社会公正失常的抨击，正如他在选举之夜所说，社会公正的失常只会产生财政赤字。在自由万岁的呼声中，米莱成为了当今阿根廷政治的仲裁者。

作为一个在电视机前训练出来的人物，他让统治了阿根廷政治 20 年的基什内尔主义变成无足轻重的角色，并使一直自认为是总统职位继承人的右翼陷入了危机。

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早先的胜选现象和如今阿根廷的“米莱现象”如出同源。但有一点不同：阿根廷目前的长期经济危机使得非传统政治势力支持的“局外人”领袖更易于突出选举的重围，他们缺乏建制力量的支持，仅以领导人的个人魅力为基础。博索纳罗或萨尔瓦多的纳伊布·布凯莱（Nayib Bukele）的独裁倾向应该给阿根廷人敲响警钟。米莱意识到，如果他获胜，其政党将无法获得国会多数席位。对此他回应到，他将通过全民公决的力量来治理国家，他不会听从国会的意见。此外，为保障公民安全，他将推动武器使用合法化。不过，市场对他的经济主张和这些计划感到震惊。

在《世界报》的文章《全国初选：阿根廷处于政治十字路口》（Elecciones PASO: Argentina en la encrucijada política）中，拉普拉塔国立大学教授赫罗尼莫·皮内多（Jerónimo Pinedo）指出，如果米莱在 10 月 22 日的选举中获胜，可能会造成更多的贫困、社会排斥和不平等问题。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驻阿根廷代表苏珊娜·卡斯（Susanne Käss）指出，即使米莱成为总统，他也将缺乏必要的支持来实施他提出的激进改革，因为他将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中缺乏支持。米莱可能不得不与“共同变革”联盟合作来通过每一项法案，因此他无法轻易地颠覆国家。

### 三、 终局未定

要下结论说米莱赢得了选举还为时尚早。《布省资讯》（Infobae）2023 年 8 月 24 日发表文章《米莱：阿根廷狮子真像描述那样凶猛吗？》（Milei: ¿Es tan fiero el león argentino como lo pintan?）指出，米莱成功地利用了阿根廷人的“愤怒”投票，从任何角度看，米莱的领先都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但还不足以说明这将成为历史性终局。从 10 月大选和可能的第二轮选举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三名候选人有机会获胜，即使米莱的得票最多，也只是其中之一。

总之，阿根廷的政治环境仍充满变数，未来选举的走向难以准确预测。主要影响因素有：两大参选联盟代表、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马萨和布里奇，以及初选总体投票率不足。

## （一）中左翼争锋

来自中左翼政治联盟“祖国联盟”的马萨是阿根廷政治舞台上自由派的对立面，也是米莱最主要的竞争者。这位现任经济部长代表着执政党，而许多人认为执政党是初选中的最大输家。

马萨担任经济部长一职后，继承了一项艰巨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就是将国家从困扰它的严重经济危机中拉出来。根据《世界报》的文章《全国初选：阿根廷处于政治十字路口》（Elecciones PASO: Argentina en la encrucijada política）写道，阿根廷社会学家赫罗尼莫·皮内多认为，马萨“设法管理了危机，但未能解决危机”。但其他专家也表示，即使作为总统，马萨也将无法做到这一点，马萨提出的建议与现任政府已经提出的建议如出一辙，根本无法解决阿根廷的经济问题。

专门研究阿根廷经济和政治问题的顾问专家卡尔·摩西（Carl Moses）提出，马萨遏制危机的方法是有期限的。阿根廷希望能将目前的政策坚持到大选，而在此之后，需要重新确定阿根廷在中期内恢复偿付能力的路线。这位专家认为，大选之后不可能继续执行相同的政策。不过，即使马萨不做出如此激进的修正，由于他的意识形态并不那么固定，他也会带来一个优势，即他有可能可以组建一个更大、更稳定的联盟。摩西认为，阿根廷的问题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政治问题：阿根廷需要的是一个基础稳定的政府，而三位候选人似乎都无法为民众组建理想中稳定的政府。

初选失利后，马萨没有放弃，他表示这仅是上半场的结束，还有下半场、加时赛和点球大战，他将战斗到最后一刻。马萨为调整选举战略、提高竞争力，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了十几项措施，从提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提高工人工资，到取消一些新的农业部门的出口关税。根据《国家报》2023年8月28日文章《庇隆主义候选人以公谋私推动竞选活动》（El peronismo llena los bolsillos de dinero público para impulsar su campaña electoral）的报道，马萨宣布退休人员、养老金领取者和领取国家补助的人员将在未来三个月内获得补助，收入不超过1200美元的私营部门工人将根据其公司规模获得由各司资助的奖金，自雇人士将在未来六个月内无需缴纳部分税款，其余工人将获得最多48期的信贷。这证明了执政



党庇隆主义党正寻求通过更多的国家援助来推动竞选，对抗极右翼米莱，后者曾承诺削减公共开支。

对于马萨的这些举措，身为经济学家的米莱认为不能指望通过做同样的事情来获得不同的结果。这条路已经失败了，而且会再次失败，积蓄的矛盾何时爆发只是时间问题。在野政党联盟“共同变革”的传统右翼候选人布里奇则认为马萨在继续嘲弄人民。为了推动参选，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这些措施几天后就会被通货膨胀吞噬。一些来自商界的声​​音也加入了批评的行列。阿根廷中型企业联合会（Confederación Argentina de la Mediana Empresa）在一份声明中宣布，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几个月来在经济表现上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这一强制措施将加剧这种损失。阿根廷中型企业联合会在回应政府宣布许多公司必须向其员工支付奖金时表示，私营部门的工资调整机制是遵循市场规定的工资协议，而不是国家对超出其职权范围之外对劳资关系的强加。

在10月22日的总统选举之前，庇隆主义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它必须从第三名的位置反败为胜，以避免被排除11月19日的第二轮选举之外，而马萨实际上是独自面对团结一致的布里奇和米莱。《国家报》2023年8月14日文章《极右翼哈维尔·米莱利用抗议投票赢得阿根廷初选》（El ultra Javier Milei capitaliza el voto protesta y gana las elecciones primarias en Argentina）报道，现任总统费尔南德斯和副总统克里斯蒂娜都没有为马萨站队。副总统克里斯蒂娜更是在初选前就已淡出人们的视线；而总统费尔南德斯深知自己的声望不高，也尽可能减少露面。与此同时，马萨则负责竞选和政治方面的工作。民调显示，随着布里奇的支持率下降，马萨进入决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 （二）面临挑战的中右翼

帕特里夏·布里奇是政党联盟“共同变革”的候选人。虽然她的提案在意识形态上与米莱有一定的接近性，而且她遵循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但布里奇是一位传统的政治家，根据她的论述，她的目标是维护和尊重国家的制度。但这并不是两位候选人之间唯一的区别，两人的主张也有所分歧。例如，布里奇显然反对米莱大力倡导的美元化。另一方面，尽管布里奇和米莱有一些共同的政治理念，但如果她获胜，她很可能无法依靠米莱的支持来实施她作为政府首脑的项目。阿

根廷问题专家卡尔·摩西对此解释道，米莱是一位反政治家，因此一旦他以合作者的身份加入政府，或者支持政府，他的整个说法就会崩溃。

《侧影报》（El Perfil）2023年8月30日发表文章《民调：米莱支持率将上升，马萨保持不变，布里奇支持率将下降》（Encuesta: Milei suma un par de puntos, Massa se mantiene igual y Bullrich cae de cara a octubre）指出，一项最新民调数据揭示了10月份总统选举的趋势，即布里奇在大选中的支持率将比初选时还少几个百分点，而马萨和米莱将进入决选。Del Franco 咨询公司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趋势，显示米莱领先，得票率高达38%，而马萨和布里奇分别得到32%和22%的选票。虽然民意调查经常无法准确预测选举，但至少反映了民意变动趋势。即布里奇可能会提前出局，终选将成为米莱和马萨的决斗。

### （三）初选投票率低

《第十二页报》（Página 12）2023年9月3日文章《2023年大选：从“愤怒的投票”到弃权主义》（Elecciones 2023: del “voto bronca” al abstencionismo）指出，自今年3月拉潘帕省长初选拉开今年省级选举日程的序幕以来，有两个相关的事实引起了分析家、政治学家和顾问的注意：与四年前相比，投票人数在稳步下降；同时，空白选票和废票也在增加。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民主质量研究中心（CICaD）分析了迄今为止举行的17次选举中的15次，发现投票率与2019年相比平均下降了4.55%。如果再加上未计入的选票，“积极投票率”下降了近7个百分点。在一些省份，选举日当天的投票率下降非常明显。与2019年相比，圣路易斯省的投票率下降了16.46%，位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科连特斯省的议会选举，下降了13.16%；门多萨省的省内初选下降了11.72%；拉里奥哈省的大选下降了10.63%。

咨询公司祖班·科尔多瓦（Zurban y Córdoba）的研究总监、舆论和统计专家保拉·祖班（Paola Zurban）指出，初选的弃权票和空白票大多来自16至40岁的年轻人，他们有两份或两份以上的工作，没有社会救济金，通常对政治不感兴趣。根据测算，这部分选民可能之后会给哈维尔·米莱投票。

祖班根据分析指出，投票参与率有所下降，弃权是一种出现在各省的地方性现象，它更多地与民众不满意地方选区候选人名单有关，而不是表达愤怒或对制

度的反抗。在祖班看来，由于米莱所在政党缺乏在省级或市级层面提名的候选人，因而民众选择在省市级的选举中弃权，而在国家级的选举中大力支持米莱及其所在政党。

在专攻应用研究的社会学家安那里亚·德弗朗科（Analía del Franco）看来，阿根廷社会现在出现了一种怀疑政治、远离政治的情况，这表现为不参加投票的选民比例越来越高。除了不认同任何党派或空间、普遍情绪不稳定的那部分选民外，这次选举的选民中还将增加这部分新的失望者。考虑到未来还有漫长的竞选活动，现在下定论这将对全国产生何种影响还为时尚早，但可以清楚看到的是，不断恶化的局势对政府和反对党都产生了影响。

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新任交通部长豪尔赫·多诺弗里奥（Jorge D'Onofrio）认为，执政党在初选的失败是由于“一部分人表达了失望和沮丧”，并对“那些让别人决定、没有去投票的人”表示担忧。而随着终选这部分人的参加，提高投票参与率，他有信心能够扭转马萨在初选中的败局。总而言之，本次阿根廷大选的最终结局还存在相当大的变数，谁能成为新一代阿根廷政府的掌舵手还需拭目以待。

*\*注：本文摘自多家外文新闻媒体，不代表本公众号观点。*

## 参考文献

1. 阿根廷政府官网《关于选举，您需要了解哪些信息》（Lo que hay que saber sobre las elecciones）<https://www.argentina.gob.ar/elecciones-2023/lo-que-hay-que-saber-sobre-las-elecciones/lo-que-hay-que-saber-sobre-las-elecciones>
2. 《第十二页报》（Página 12）2023年9月1日文章《初选最终统计结果：米莱得票率低于30%，马萨和布里奇紧随其后》（Resultados escrutinio definitivo: Milei bajó del 30 %, Massa y Bullrich se acercan）<https://www.pagina12.com.ar/583820-escrutinio-definitivo-milei-bajo-del-30-por-ciento-y-se-achi>

3. 《国家报》（El País）2023年8月14日文章《阿根廷人与民主，或阿波罗与达芙妮》（Los argentinos y la democracia, o Apolo y Dafne）  
<https://elpais.com/argentina/2023-08-14/los-argentinos-y-la-democracia-o-apollo-y-dafne.html#?rel=mas>
4. 《国家报》（El País）2023年8月14日文章《极右翼哈维尔·米莱利用抗议投票赢得阿根廷初选》（El ultra Javier Milei capitaliza el voto protesta y gana las elecciones primarias en Argentina）  
<https://elpais.com/argentina/2023-08-14/javier-milei-capitaliza-el-voto-protesta-y-es-el-mas-votado-en-las-paso-en-argentina.html#?rel=mas>
5. 《民族报》（La Nación）2023年8月30日文章《哈维尔·米莱：为何成功，是天才还是疯子？》（Javier Milei: por qué arrasa, ¿genio o loco?）  
<https://www.lanacion.com.ar/opinion/javier-milei-por-que-arrasa-genio-o-loco-nid30082023/>
6. 《国家报》（El País）2023年8月16日文章《悬崖边的阿根廷》（Argentina, en el precipicio）  
<https://elpais.com/opinion/2023-08-16/argentina-en-el-precipicio.html>
7. 《世界报》（DW）2023年8月14日文章《全国初选：阿根廷处于政治十字路口》（Elecciones PASO: Argentina en la encrucijada política）  
<https://www.dw.com/es/elecciones-paso-argentina-en-la-encrucijada-pol%C3%ADtica/a-66530193>
8. 《布省资讯》（Infobae）2023年8月24日文章《米莱：阿根廷狮子真像描述那样凶猛吗？》（Milei: ¿Es tan fiero el león argentino como lo pintan?）  
<https://www.infobae.com/america/opinion/2023/08/24/milei-es-tan-fiero-el-leon-argentino-como-lo-pintan/>
9. 《国家报》（El País）2023年8月28日文章《庇隆主义候选人以公谋私推动竞选活动》（El peronismo llena los bolsillos de dinero público para impulsar su campaña electoral）  
<https://elpais.com/argentina/2023-08-28/el-peronismo-llena-los-bolsillos-de-dinero-publico-para-impulsar-su-campana-electoral.html>

10. 《侧影报》（El Perfil）2023年8月30日文章《民调：米莱支持率将上升，马萨保持不变，布里奇支持率将下降》（Encuesta: Milei suma un par de puntos, Massa se mantiene igual y Bullrich cae de cara a octubre）  
<https://www.perfil.com/noticias/politica/encuesta-milei-suma-un-par-de-puntos-massa-se-mantiene-igual-y-bullrich-cae-de-cara-a-octubre.phtml>
11. 《民族报》（La Nación）2023年9月1日文章《布里奇任命卡洛斯·梅尔科尼扬为部长并公布其经济计划》（Patricia Bullrich presentó como su ministro a Carlos Melconian, que expuso sus planes económicos）  
<https://www.lanacion.com.ar/politica/carlos-melconian-plan-disruptivo-pero-dentro-del-sistema-estamos-listos-para-desembarcar-nid31082023/>
12. 《布省资讯》（Infobae）2023年8月20日文章《政局更替时期外交政策的保护伞》（Un paraguas protector para la política exterior en tiempos de liderazgos líquidos）  
<https://www.infobae.com/america/opinion/2023/08/20/un-paraguas-protector-para-la-politica-exterior-en-tiempos-de-liderazgos-liquidos/>
13. 《第十二页报》（Página 12）2023年9月3日文章《初2023年大选：从“愤怒的投票”到弃权主义》（Elecciones 2023: del “voto bronca” al abstencionismo）  
<https://www.pagina12.com.ar/566185-elecciones-2023-del-voto-bronca-al-abstencionismo>

编译：刘欣颖、祝文浩

校对：王霄

审核：拉美和加勒比组